

政
策
評
論

◆
◆
◆
◆

建
炎
筆
錄

趙鼎撰

中
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

南渡錄大略（及其他四種）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建
炎
筆
錄

此
據
函
海
本
排
印
初
編
各
叢
書
僅
有
此
本

朱勝非秀水閒居錄云。趙鼎起於白屋。有鄙朴之狀。一旦得志。驟爲駟侈。以臨安相府爲不可居。別置大
堂。環植花竹。日爇爐香數十斤。使煙篆四合。謂之香雲。李心傳引之。舊聞證誤中。不一置辨。固疑其有微
詞。是以不旋踵而怨誹叢集。幸以身免。辨誣之錄。遑足恤乎。然考史鼎嘗與修哲宗實錄。其間辨宣仁之
冤誣。正裕陵之配享。忠心直筆。識者踴之。且卽是編所記。當乘輿播遷之餘。諸所疏議。動合事機。其奏釋
張浚等事。委然開導。有古大臣風烈。正未可以勝非一人之議而少之也。童山李調元雨村識。

建炎筆錄卷上 本集名已酉筆錄

宋 趙鼎撰

建炎三年己酉歲。

正月。車駕在維揚。是月末。金人侵宿泗。前一月已有南侵之報。遣苗傅以所部兵扈隆祐太后往杭州。二月。車駕在維揚。初一日。急奏至。朝廷不以爲然。上獨憂之。是日。遣劉正彥以所部兵從皇子六宮往杭州。是晚出門。初二日。皇子六宮渡江。初三日。上御殿。執政奏事未退。御前所遣探事小黃門馳騎告急。上卽日出門。渡江幸浙西。十二日。車駕至杭。二十二日。某買舟泛錢塘江之衢。是月中書侍郎朱勝非拜右僕射。翰林學士葉夢得除尙書左丞。御史中丞張徵除尙書右丞。宰相黃潛善。汪伯彥並罷。三月。車駕在杭。是月初。葉夢得罷。初五日。苗傅。劉正彥殺簽書樞密院王淵。誅宦者。遂成明受之禍。是日。某至衢。泊舟門外浮石渡。初七日。是夜。明受赦過。初十日。準尙書省劄子。二月某日。奉聖旨。趙某召赴都堂審察。仍令閣門引見上殿。初。車駕至杭。百官至者十無一二。有旨。都司侍從各薦二人。右司員外郎黃槩以某應詔。十一日。準尙書省劄子。催赴行在所。二十八日。發衢州。趨行在所。四月。車駕在杭州。初二日。上復辟。隆祐太后垂簾同聽政。苗傅。劉正彥皆建節。賜誓書鐵券。充京西制置使。俾提兵而去。是日。某至杭州門外。且聞勤王兵至。乃入門。初三日。苗傅。劉正彥引兵拒韓世忠於

臨平山下。世忠死戰。二賊大敗。是晚拔寨而遁。初四日。韓世忠、劉光世、張俊出見。是日。隆祐太后卷簾。

初五日。知樞密院事張俊、簽書樞密院事呂頤浩至。初六日。宣制。呂頤浩拜右僕射。初。車駕渡江。命頤浩簽書密院。充沿江制置使。控扼大江。又命中書侍郎朱勝非、禮部侍郎張浚留平江。控扼海道。勝非尋入相。浚獨留泊。明受之變。浚與統制官張俊密計勤王。議既定。以書招頤浩。劉光世。既而韓世忠自淮揚至。遂舉勤王之師。先是。浚遣進士馮輻問道入杭。貽書執政。且詰二賊以明受之事。請以上爲皇太弟。總兵北伐。皇子爲皇太姪。監國。二賊始懼。乃命浚知樞密院事。趣令還闕供職。浚不至。二賊請以兵誅浚。隆祐難之。遂譴浚散官安置。浚不奉命。至是。乃命頤浩作相。浚仍舊知樞密院。尋以翰林學士李邕參知政事。御史中丞鄭穀簽書樞密院。馮輻者。前此既預反正之議。自白衣一命奉議郎工部員外郎。仍賜緋魚。十三日。某奉恩除司動員外郎。十九日。車駕幸建康。發杭州。百司扈從齊發。遂遣韓世忠追捕苗傅。劉正彥。是月末。又以翰林學士滕康同簽書樞密院。

五月初一日。車駕至無錫。初三日。車駕至鎮江。某始供職。百司水陸從便。初十日。某至建康。前一日。車駕已至。以保寧寺爲行宮。十五日。真州報知樞密事。張浚爲高郵賊薛慶拘留。浚自鎮江徑渡往彼。撫諭。慶欲邀厚賞。故脅留之三日。乃以兵衛之而出。上初聞。憂甚。遣統制官王際提兵往平其事。際始渡江。浚已歸矣。十八日。浚歸。初得真州報。有旨罷知樞密院。既歸。仍舊。

六月。車駕在建康。初一日。對。先是以黃槩薦得旨。上殿。張浚至杭。又薦對。至是以郎官初除。合是三者。

對於行宮。初三日。有旨以久雨多寒。召郎官以上。赴都堂。條具時政闕失。可以弭天變。收人心。召和氣者。是日。韓世忠。生致苗。劉二賊。獻於行在。並伏法。十五日。浚。進呈入蜀官屬。上獨留某。欲除言事官。是日。有旨。趙某。令上殿奏事。先是。浚。被命充川。陳宜撫使。議以某爲主管機宜文字。卽始薦之意也。三十日。某蒙恩。除左司諫。先有旨。奏事未對。聞有是命。七月。車駕在建康。初一日。對自是以言事數對不復記。初七日。某蒙恩。除殿中侍御史。是月。皇子薨。簽書樞密院。鄭穀。薨於位。參知政事。李邴。罷。資政殿學士。王綯。除參知政事。兵部尙書。周望。開簽書樞密院。

八月。車駕在建康。十三日。執政率百官。辭太后於內東門。先是有旨。以百司閑慢。細務常程。注授之類。並從太后之洪州。謂之從衛三省樞密院。簽書樞密院。滕康。除資政殿學士。主行其事。吏部尙書。劉珪。除資政殿學士。副之。恩數並同二府。

閏八月。車駕在建康。初一日。有旨。召百官。赴都堂。議巡幸岳鄂。吳越利害。始張浚入蜀。議定幸岳鄂。庶幾聲援相接。至是。議者多以吳越爲便。遂改前議。十三日。宣制。右僕射。呂頤浩。遷左僕射。知樞密院事。杜充。拜右僕射。充自在京留守。除知樞密院。召還。上以委寄之重。恐其意未滿。遂拜相。十四日。執政率百官。迎太廟神主於清涼寺。十六日。天寧觀辭太廟神御。是日。有詔。以二十六日。幸浙西。留右僕射充鎮守建康。劉光世。屯太平州。韓世忠。屯鎮江。王玘。屯常州。並聽充節制。是時。劉韓各提重兵。畏充嚴峻。論

說紛紛不已。光世移屯江州。世忠移江陰。常州境上。由是充所統者。王瓌及其舊部曲陳淬、岳飛數頭項而已。二十日。御史中丞范宗尹到臺供職。二十一日。降旨百司及六曹都司檢正。以二十二日先發至平江。侍從臺諫以二十三日先發至鎮江以俟。二十三日。某登舟解纜。是夜宿靖安港中。二十八日。車駕至鎮江。

九月。車駕在鎮江。初一日。上不御殿。百司守局。以司天奏當日蝕也。是日。某先發。宿冷口。初二日。車駕發鎮江。初六日。車駕至平江。十一日。御殿。百官始朝謁。中司對因及某自司諫除殿中之誤。上曰。呂頤浩多歷外官。不詳典故。十二日。某蒙恩除侍御史。二十五日。降旨幸越。二十八日。有司侍從先發。是月。翰林學士張守除同簽書樞密院事。

十月。車駕在平江。初一日。臺諫發大雨不可行。次日出門。初四日。車駕發平江。以同簽書樞密院周望充浙西宣撫使。置司平江。留兵數項。委以控制。初十日。車駕至杭。十五日。車駕渡錢塘江幸越。十七日。某渡錢塘。出陸宿西興。待舟不至。

十一月。車駕在越。初三日。冬至。是日。頤巡幸赦。初六日。報潭州軍變。十四日。報金人遊騎至和州。又一項由陳蔡趨蘄黃。十六日。報金人已渡大江至興國軍。是日。有旨召從官赴都堂議。十九日。出城奉迎萬壽觀神御。卽眞宗皇帝。章惠皇后及溫成皇后也。步軍閭勛自京師奉迎至。二十一日。對始至榻前。上卽謂某曰。隆祐太后此月初九日已離洪之虔州矣。二十二日。給事中汪藻。中書舍人李正

民獻議請車駕幸平江迎敵。緩急登海舟以避。從之。二十三日黃勝幸浙西迎敵詔。士民讀之。有流涕者。二十五日車駕進發。從宮從後節次赴行在。是夜四更得報。金人犯廣德。車駕復回。又杜充奏二十日大戰江上。王瓌不策。應是致軍敗。二十六日車駕還越。是夜范宗尹除參知政事。二十八日有旨巡幸四明。是日雨大作。車駕出門駐城外。某同臺諫泊曹娥堰下。二十九日御舟過曹娥堰。舟船擁併。留三日不能前。遂出陸。

十二月初一日車駕在餘姚路中。初四日車駕至明州。初九日參知至都堂問邊報。凌晨聞衛士作亂。中軍統制辛永宗以兵入衛。少頃卽定。先是遣監察御史林之平使閩廣發船運。至是米舟百隻至岸。朝廷以爲天賜此便。兼聞敵騎已犯建昌。且遣人傳檄邵武。遂有乘桴之計。卽下令每舟一隻載衛士六十人。人不得過兩口。渠輩相謂曰。我有父母。或曰。我有二子。不知所以去留。訴於皇城司內侍陳宥。宥率衆人同稟於朝。是日宰執入奏事。至殿門有迎諸公言之。衛士立砌下。人旣衆。陳訴紛紛。稍出不遜語。聞有斥罵者。殿帥李質挺身當立止遏之。諸公趨入殿門。遂止。事出一時。非本謀爲亂也。初十日某蒙恩除御史中丞。日下供職。十二日誅親從四人爲首者。餘皆分隸諸軍。明日又誅數人。於是除衛門外衛士盡廢。十四日報杭州守貳而下皆遁。敵騎至城下。城中不知。十五日雨大作。先是某上言車駕倉皇遷避至明。已近旬日。未曾御殿。何以慰安中外。乞依常禮見百官衛士以解危疑之心。有旨十五日御殿。依例望拜二帝。至是百官班未入。聞杭州之報。上擐甲坐小殿。排辦出城。士大夫去者有風濤之患。留

者有兵火之虞。相別殿門外。皆面無人色。是日上登舟。十六日。御舟乘早潮發。至定海。十七日。有旨差某同汪藻留明州商量軍事。前一日得報。敵遣人使入明州界。不欲令至行在。遂遣宗尹復回四明。應接之。因令宗尹盡護諸將。且應報諸路文字。宗尹請某同行。及欲汪掌制撰文字也。十八日。回舟至明。奉使盧仲來自金軍。云七月同崔縱過河北。縱被留。仲隨軍前來。初渡江。杜充戰不利。差人下劄子議事。意欲投降者。既至建康。充領兵而遁。所遣使即破和州。所得歸朝官程暉。非其國人也。與宗尹商量。既非專使。恐不必見。遂不復見之。仲所携國書。語極不遜。二十日。聞郭仲荀退遁嵯縣。先是。車駕發越州。以仲荀充浙東宣撫副使。張俊充浙東制置使。俊既勾回罷制使。復以李鄴爲之。仲荀遂退師。是日。李迨奏仲荀所遣錢塘江把隘兵二千餘人。焚劫蕭山而去。又信州報敵破撫州。擄知州王仲山歸洪州。需金銀來贖。乃以仲山之子爲撫倅。使之括取撫州之物。杜充所遣屬官直徽猷。聞陳起宗至。云金人昨在太平州界夾沙渡對岸下寨。我爲備甚嚴。敵時以一二小舟渡江近岸。即殺退之。或沉其舟。一日正晝。對江拽陣而去。五軍旗幟。一一可數。把隘兵相賀云。敵退矣。不知其給也。是夜。用數十舟載馬百餘匹。橫江直渡。支備不及。因致潰散。其餘敵騎皆浮而濟。以江水極淺故也。充欲領衆歸行在。今既路阻。不能歸矣。是晚。頤浩與宗尹書云。杜在真州甚的。又得信州報。敵犯吉州境。知州楊淵而下棄城而去。二十二日。報敵騎於十八日。已時過錢塘江。在魚浦。至十九日。騎渡絕。不知其數。是日得旨發回。晚復登舟。二十三日。至定海。大風鼓浪。舟反側不定。凡三日方止。二十六日。出江口。泛海洋。趨昌國而去。晚泊一山下。得富

直柔報云李鄴報賊使人招降越州恐直趨四明已定二十七日之天台矣。二十七日早至昌國同宗尹入見舟中是日食時御舟發昌國先是告報每聞御舟笛響卽諸舟起碇而發御舟以紅絲纓爲號餘各以一字如參政卽以參字樞密卽以樞字之類書之黃旗之上插之舟尾。二十八日風不順舟人云每歲盡海上卽數日南風謂之送年風。

建炎四年庚戌歲。

正月初一日車駕在海道。初二日御舟早發過石佛洋。初三日御舟入台州港口章安鎮。初四日同戶部侍郎葉份中書舍人李正民募齋禮太常少卿陳戩及諫議大夫富直柔同對舟中問聖體是時扈從泛海者執政之外止此六人而已吏部侍郎鄭望之給事中汪藻皆未到。初六日台州報敵犯四明。初七日張俊人至云十二月二十日敵至明州十五里橋俊發兵拒之戰不利正月初二日遂至城下俊大開城門遣精兵用長鎗突出血戰殺近千人得帶銀首領二級是夜賊焚寨而遁俊恐敵濟師乞退歸行在且以二級來獻。初十日開俊已引軍趨台州是日聞越守李鄴投拜又聞韓世忠奏乞留青龍鎮以待邀戰。十三日有旨以知明州劉宏道充浙東安撫使張思正充招撫使欲其緩急得以自如也是日聞周望劾奏秀州太守程俱擅離任所先是某上言俱文士恐不可當繁劇遂易處州既有佑之者其事遂寢至敵犯餘杭朝廷乃令押米綱離州望劾之云朝廷私此一人遂失億兆之心士論是之。十五日張俊至於是扈衛軍稍振先是同宰執會食金龍山寺宗尹私謂某曰近日諸將姚端等進見

太數錫賚極厚。國用窘甚。見上幸一言也。某歸草奏。徐思之。恐亦有說。後乃開上以明州衛士紛擾。盡廢禁衛。獨中軍辛永宗有兵數千。而姚端即御營使。頤浩之親兵將。其衆獨盛。所以優其禮遇。以明受爲戒也。十六日。報敵以十三日入四明。又見茶司備到仲山公文。稱金人已於十二月二十間離洪州。殺城中老小七萬餘人。由袁之潭矣。十七日。報吉州太和縣村民收得嘉國惠徽朱夫人。先是劉珏。滕康有奏待罪。云除太后賢妃周夫人莫夫人外。其餘舟船並未到。十九日。御舟發章安。夜泊松門。二十一日。御舟入温州港。二十二日。御舟泊管市。二十三日。御舟在管頭。中書舍人李正民充隆祐太后問安使。兼兩浙等路撫諭。洪州御史臺備申使臣尹希申。初。黃州關報金人侵犯。從衛三省移赴虔州。至吉州太和縣。統制楊惟忠後軍作亂。次日前軍作亂。一行老小并內人被敵殺害者甚衆。臺吏藍衍等十餘人皆未到。來人云。兵亂時太后賢妃用村夫荷轎。更無一人扈衛者。及錄到虔州三省關牒。探報撫州王仲山投拜。用天會年號。下屬邑取金銀牛馬等。二十五日。對乞收海舟及諭韓世忠分兵應援。因論及洪州之擾。上曰。太后僅以身免。乘輿服御之物。一皆棄盡。宮人遺失一百六十餘人。又曰。已退黜滕康。劉珏。差李回。盧益替此二人矣。奏事畢將退。上乃曰。今日方欲召卿相見。卽今天下事有二。敵退後如何。萬一不退。如何措置。卿可條具奏來。是日聞金人明州殺戮甚酷。台州一空。守臣遁入羅漢洞。是日御舟移泊樂灣。避管頭台州之路。二十六日。駕幸水陸寺。至是侍從省官稍集。班列差盛。二月。車駕在温州港。初一日。御舟移泊温州江心寺下。因賜名龍翔寺。有小軒東向。賜名浴日。皆御書。

題額是日押米綱使臣蘇童至。云過越時李鄴已拜金人。以其家屬先過錢塘矣。初五日對於江心寺。初六日聞賊犯昌國。敵舟欲相襲。爲張公裕以大船衝散。復回明州矣。公裕提領海舟者也。初九日招懷忌行香罷。遊天慶宮。登融成洞。天福地。天慶。卽道士林靈素受業之地。初十日呂頤浩在假。以熒惑犯紫微垣侵相位。奏乞解機務。十二日宣押頤浩入奏事如故。是日聞明州賊退。十七日車駕幸温州城。駐蹕州治某遷入州中陳氏之居。二十一日對再薦吳表臣。初至溫對江心寺。卽薦溫人吳表臣。林季仲以補察官之闕。季仲奉其母避地山中。未至。表臣先對。至是再言之。上極喜。曰自渡江。閱三吳士大夫多矣。未嘗見此人物如素宦於朝者。卿可謂知人矣。是日批出除監察御史。日下供職。前此知真州向子恣言。昨離真州。盡載本州金帛過江。遂爲韓世忠兵所劫。且言杜充已降金人而去。麾下官員多有走回者。至是上謂某曰。自開杜充之執。不食者累日。非朝廷美事也。上又曰。非晚頒赦回鑾。某因論數赦之弊。上曰。以四方號令不通。不得不爾。二十四日同直柔對。彈杜充。且奏陳乞先罷相。後得投降的耗。當別議罪。是日降德音。返都吳會。赦文之前。題印標目云。返都吳會之詔。議者皆謂太遽。以未知吳中消息也。

三月車駕在温州。初四日有旨以初十日車駕進發。某力言其未可。初六日有旨未行。展至月半。初九日對論諸所獲生口內契丹并燕薊及諸路簽軍。皆不可殺。上曰。正與吾意合。十二日浙西人皆至。云平江失守。一使臣卽周望之部曲也。言敵騎二月二十四日至城下。周望湯東野卽日引衆遁去。二

十五日。金人突入。更無一人拒捍者。焚燒殺戮殆盡。初。蘇人恃宣司以爲安。賊至。欲遁而舟船悉爲軍兵擄去。故無一人得脫。又聞賊以十二月十六日破杭。始入城。殺人少頃而止。子女玉帛取盡。乃以二月初七日下午。令洗城。自州門殺人。而四隅發火。十四日始離杭。火十餘日方罷。是日。又聞知秀州程俱爲宣司所囚。初。杭州旣破。賊使人移檄俱降。俱不能決。曰。小邦不敢專。輒卽解赴宣司。又慮見襲。卽遁出州外村落間。一職官權州。遣吏追俱復回。託以押米趨闕。尋爲宣司勾捉而去。幾爲所斬。已而放出之。乃劾於朝也。十四日。降旨移蹕越州。十八日。車駕詣天慶宮朝拜九廟。執政從官扈從。自渡江至是。始有此禮。駕回登舟。十九日。御舟發温州。著淺。行數里而止。二十日。御舟至管頭。二十一日。御舟至海門。二十二日。海霧四合。少進不行。二十三日。風順。諸船直抵章安。舟行前後不相見。是夜。御舟不至。執政船入港復回。而餘官皆不知。但聞喝探人歌唱之聲。謂御舟在前。然喝探人亦復不知御舟之未至也。翌日。率臺諫倉皇回舟。至港口。迎見御舟之至。卽二十四日也。云至松門著淺。舟側幾覆。泊章安三日。二十七日。御舟發章安。二十八日。御舟泊慈濟院下。二十九日。御舟入明州港。定海縣。四月初一日。車駕在定海縣。初二日。御舟至明州。晚。同直柔對舟中。以臺諫在章安。入奏乞同對。問聖體。至是指揮始下。殿中沈與求。司諫黎確。尋舟不見。初四日。御舟至餘姚。海舶不能進。遂易小舟。仍許侍從百司。從便先發。自入定海。所過焚燒殆盡。死屍相枕藉。某至明。論奏宜有以優卹之上。覽奏惻然動念。故有免商稅及租役之詔。仍支錢數萬以濟貧民。留餘姚一日。以諸司易舟也。十一日。車駕至越。是

月左僕射呂頤浩罷。後一月某蒙恩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是年十月初以議辛企宗建節不合。眷意稍替。由是間言得入。初降出企宗論功劄子皆無實狀。余謂諸公曰。企宗正任承宣。不知何以酬之意。在節旄乎。范覺民歎曰。此則不可當優與軍職耳。

紹興二年壬子歲。

十月除知平江。時呂頤浩再相。兩辭不獲。道改知建康。充江東安撫大使。

十一月過行闕。初對上。玉色怡然。顧勞甚至。余進曰。建康殘破之餘。又宣督兩司屯駐大軍。皆招收羣寇。上下憂疑。在今最爲艱難之地。臣之此行。或因廟堂進擬。則臣斷不敢往。敢以死請。萬一出於宸斷。臣亦不復辭也。上曰。江東闕帥。朕曉夕思之。無以過卿者。實出朕意也。卿到官。有奏陳事。朕當自主之。余頓首謝。

